

CSSCI 来源集刊

全球史评论

第十三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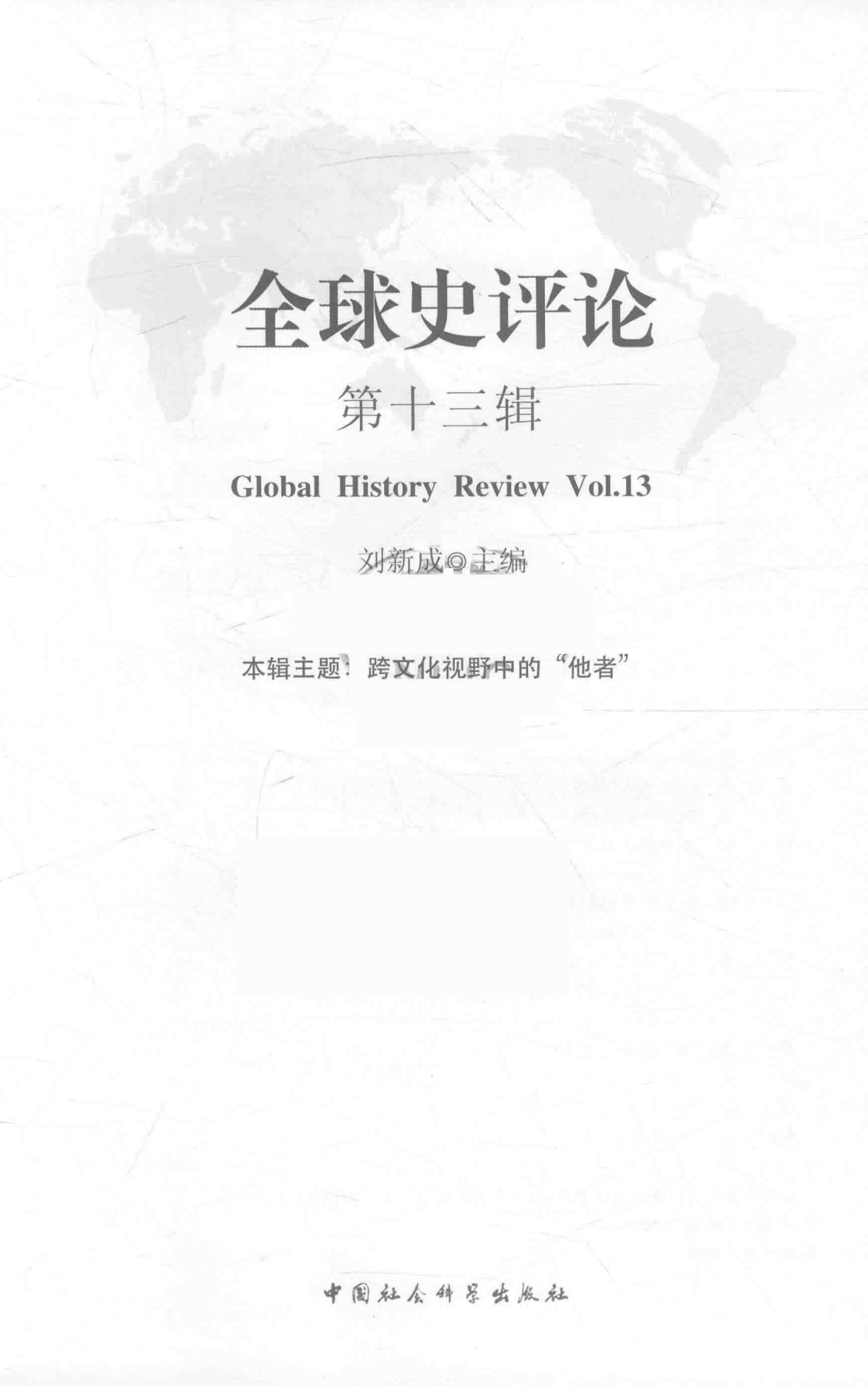
Global History Review Vol.13

刘新成◎主编

本辑主题：跨文化视野中的“他者”

- 战争、阴谋和爱情：区域网络中的埃及与赫梯关系 (1350-1207BCE)
- 迪佩什·查克拉巴蒂的“地方化欧洲”观念
- 19世纪德国人类学视域中的澳大利亚原住民
- 跨文化视野下詹姆斯·库克与大洋洲原住民的互动
- 作为他者的环境——与 [] 的认知与利用
- 香料与中世纪西欧人的 []
- 18世纪末英国东方学家对印度形象的建构
- 战后日本对“他者中国”的认知和想象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全球史评论

第十三辑

Global History Review Vol.13

刘新成◎主编

本辑主题：跨文化视野中的“他者”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史评论. 第13辑 / 刘新成主编.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 - 7 - 5203 - 1930 - 0

I. ①全… II. ①刘… III. ①世界史—研究 IV. ①K1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04809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安 芳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19.75
字 数 324 千字
定 价 7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委会名单

学术顾问 [美] 彭慕兰 (Kenneth L Pomeranz)

[德] 夏德明 (Dominic Sachsenmaier)

编委会 刘新成 夏继果 梁占军

刘文明 王永平 施 诚

岳秀坤 孙 岳 陈志坚

主 编 刘新成

本辑编辑 刘文明 (首都师范大学)

魏孝稷 (安徽大学)

李朝霞 (首都师范大学)

目 录

专 稿

- 战争、阴谋和爱情：区域网络中的埃及与赫梯关系（1350—1207 BCE） 金寿福（3）
- 迪佩什·查克拉巴蒂的“地方化欧洲”观念 张旭鹏（34）

主题论文

- 19 世纪德国人类学视域中的澳大利亚原住民 彼得·蒙提斯（53）
- 跨文化视野下詹姆斯·库克与大洋洲原住民的互动 刘文明（69）
- 作为他者的环境
- 早期殖民者对澳大利亚环境的认知与利用 费 晟（85）
- 香料与中世纪西欧人的东方想象 田汝英（101）
- 18 世纪末英国东方学家对印度形象的建构 李士珍（114）
- 战后日本对“他者中国”的认知和想象 田庆立（127）
- “礼拜不鞭马”：清末民初国人对英国动物保护的认知及初步实践 王晓辉（140）
- “高升号事件”中的英国舆论
- 以《曼彻斯特卫报》为例的分析 邢 科（150）
- 他者的言说：美国《纽约时报》对辛亥革命的报道 高照晶（158）
- 从清末民初中国时局看 1917 年俄国革命的地缘政治影响 孔 源（168）

评 论

汉学主义范式的空间结构

——以《哈佛中国史》为中心的考察 魏孝稷 (183)

人类学、世界体系理论与全球史编纂

——评《人类学与全球史：从部落到现代世界体系》 汪 辉 (199)

宝典抑或废纸？

——中世纪埃及与叙利亚社会经济史的文书史料 郭 黎 (215)

书 评

评詹姆斯·贝里奇、约翰·达尔文等（编）《全球史的

前景》 荆玲玲 (227)

评入江昭《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起源》 仙 慧 (235)

评堀田江理《亚洲主义与日本的战争（1931—1945）》 林凡果 (242)

评迈克尔·威利《浪漫的迁徙：地方、国家及跨国的

疏离感》 张小敏 (248)

评卡伦·奥赖利《阳光海岸的英国人：跨国身份和地方

社群》 王 林 (255)

评卡蒂亚·安图内斯等（编）《探寻荷兰帝国：代理商、

网络和机构（1600—2000）》 龚树川 (260)

评卡尔·布里奇、肯特·费奥多罗维奇《不列颠世界：流散、

文化与认同》 王 霜 (264)

评孔飞力《他者中的华人：中国近现代移民史》 穆 楠 (268)

评彼得·弗林科潘《丝绸之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 王 悦 (277)

学术信息

全球视野下的城市空间、记忆与文化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跨学科工作坊综述 朱 明 (285)

文明互动视角下的中国—中东欧合作

——“第二届中外文明互动学术讨论会”综述 成振海 (291)

Contents and Abstracts (298)

战争、阴谋和爱情：区域国际中的精英与
秘密关系（1350—1203 BC）

Special Articles

专稿

战争、阴谋和爱情：区域网络中的埃及与赫梯关系(1350—1207 BCE)*

金寿福

摘要 本文试图在西亚、北非大国竞争和小国合纵连横的大背景下考察公元前14世纪中叶至前13世纪初埃及与赫梯双边关系从大动干戈到签订和平条约的转折，描述了促成历史上最早的和平条约的两国国内和国际因素，意在强调多视角审视历史人物和事件，兼用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材料并对照埃及和赫梯文献的重要性。

相似的地理和气候条件以及人种和语言上的渊源关系为整个古代地中海区域在贸易、宗教理念和生活习俗等方面互通有无和取长补短奠定了基础。地中海表面看上去像是阻隔周边不同民族和国家往来的天然障碍，实际上构成了传输物资和理念的便捷和宽阔的水道。把地中海区域视为一个整体，我们有可能真正理解该地区众多国家和城邦处在此消彼长的关系网中，它们在政治上合纵连横，在宗教和文化等领域交流和交融。本文试图以宽镜头聚焦公元前1300年至前1250年埃及与赫梯之间从战争走向和平的过程，揭示促使两国采取这一转向的内部和外部原因。精英阶层旨在确立身份、巩固地位和强化权利的动机和手段无疑是政治舞台上剧情演变和反转的原动力，看似孤立的人物和事件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本文系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资助项目“古代环地中海区域的文化交流与交融”的部分成果。

一 卡叠什战役前后的埃及与赫梯关系

埃及真正与赫梯有接触是在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期。这位国王所属的埃及第十八王朝是在驱逐了喜克索斯人的基础上建立的，该王朝前几位国王都把征战西亚视为巩固政权和强化国势的必要措施。喜克索斯人统治埃及的尼罗河三角洲的时候，迦南基本上也处在喜克索斯人和与他们同宗的闪米特人的控制之下。随着埃及第十八王朝初期的君主们消灭喜克索斯人建立的王朝，并且对迦南采取军事扩张的策略时，地中海东岸原来依赖于喜克索斯王朝的众多小国面临何去何从的难题。因为它们所处的地理位置、历史传统和掌权的首领们的身世不同，有些城邦倒向埃及，也有一些城邦的君主试图把正在北部崛起的赫梯和米坦尼当作靠山。^① 第十七王朝的末代国王卡莫斯称，他把埃及从喜克索斯人的奴役下解放，到了图特摩斯三世统治时期，西奈半岛、迦南和黎凡特大部已经被纳入埃及的势力范围。^②

迦南的城邦首领们当然不愿意向任何一个大国称臣纳贡，他们见风使舵，在几个大国之间摇摆，尽最大可能从大国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中获益。图特摩斯三世独立掌权时间不超过二十年，在此期间，他率领埃及军队讨伐迦南和黎凡特达十七次之多，可见一劳永逸地把这个地区纳入麾下完全不可能。征调数量很大的兵员是一项系统工程，军队的后勤供给更是棘手的问题。埃及军队所到之处，任命亲埃及的人为掌权者，并且留下一个小分队驻扎在那里，一方面是进行监督，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应对来自外部的威胁。^③

图特摩斯三世在位时期，赫梯这个名字首次出现在埃及文献当中，据称图特摩斯三世征战黎凡特时，赫梯国王派人给图特摩斯三世送来了贡

① A. J. Spalinger, "Military institutions and warfare: Pharaonic," in A. B. Lloyd (ed.), *A Companion to Ancient Egypt*, Vol. I, Malden, USA and Oxford, UK: Wiley-Blackwell, 2010, pp. 439 - 440.

② L. D. Morenz and L. Popko, "The Second Intermediate Period and the New Kingdom," in A. B. Lloyd (ed.), *A Companion to Ancient Egypt*, Vol. I, Malden and Oxford: Blackwell, 2010, p. 109. 这里所说的迦南指今以色列、巴勒斯坦地区，黎凡特则指今叙利亚、黎巴嫩一带。

③ 埃及从古王国时期就借助船只从今黎巴嫩一带进口木材。到了新王国时期，用于远航的船只不仅规模变大，质量也变得更好，从而为商业性航运和作战时输送供给奠定了基础。从图特摩斯三世开始，新王国时期的国王们经常把迦南首领们的长子强行带到埃及，让这些日后的继位人与埃及王子一起接受埃及式教育，一是促使他们了解和喜欢埃及；二是为埃及王子和这些未来的“诸侯”建立初步的私人关系提供基础。

品,可惜该文献没有明确赫梯国王的名字。^① 当时赫梯与米坦尼争夺黎凡特北部的主导权,赫梯视埃及出兵黎凡特南部为一次天赐良机,因为这无疑使得米坦尼两面受敌。赫梯国王送来的当然不是贡品,而只是具有象征意义的礼物,表示他希望与埃及保持和平关系。^② 在时间稍晚一些的一位埃及官吏的墓室墙壁上,可以看到带着异域珍宝来拜见埃及国王的外族,其中一个被称为“赫梯首领”的人着装与来自黎凡特的居民没有太大的区别。^③ 以上例子说明,埃及人在第十八王朝初期已经知道赫梯这个族群和国家的存在,但是与远在小亚细亚的赫梯人还没有很多接触。

图特摩斯三世的儿子和继任阿蒙荷太普二世登基以后,继续推行向黎凡特扩张的政策。在其登基后第九年的征战中,这位国王接见了赫梯使者,后者受其国王委托,请求阿蒙荷太普二世与赫梯建立和平关系。^④ 赫梯国王苏皮鲁流马一世(登基时间大约在阿蒙荷太普三世在位的晚期,约公元前1380年)登基以后不久就采取了向南扩张政策,促成了赫梯与埃及在黎凡特争夺势力范围的态势。从《阿玛那书信》判断,苏皮鲁流马一世与阿蒙荷太普三世签订了和平条约,它可能就是后来的赫梯君主们提到的“库鲁斯塔玛条约”,它涉及如何在黎凡特安置来自安纳托利亚东北部名叫库鲁斯塔玛的人群。这些库鲁斯塔玛人很可能是赫梯统治者征调的士兵,被编入驻扎在那里的埃及守军当中。^⑤ 这意味着埃及和赫梯联合控制

① L. Bell, "Conflict and Reconciliation in the Ancient Middle East: The Clash of Egyptian and Hittite Chariots in Syria, and the World's First Peace Treaty between 'Superpowers'," in K. A. Raaflaub (ed.), *War and Peace in the Ancient World*, Malden and Oxford: Blackwell, 2007, p. 101.

② H. Genz, "Foreign Contacts of the Hittites," in H. Genz and D. P. Mielke (eds.), *Insights into Hittite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Leuven: Peeters, 2011, p. 317.

③ J. C. Darnell, "Supposed Depictions of Hittites in the Amarna Period," in *Studien zur altägyptischen Kultur*, Vol. 18, 1991, p. 113.

④ 当时在位的赫梯国王是图塔里亚一世,见 W. Helck, *Die Beziehungen Ägyptens zu Vorderasien im 3. und 2. Jahrtausend v. Chr.*,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71, pp. 166–167.

⑤ D. Sörenhagen, *Paritätische Staatsverträge aus hethitischer Sicht*, Pavia: Gianni Iuculano, 1985, pp. 26–27. 1887年,一个埃及农民在阿玛那附近偶然发现了一块写着古怪文字的泥版,后来证明,这块泥版来自阿肯那顿建造的都城的档案馆遗址。学者们在发掘过程中发现了约350封信,被统称为“阿玛那书信”,其中有一封由苏皮鲁流马一世写的信。这些信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迦南的城邦首领们写给埃及国王阿蒙荷太普三世和阿肯那顿的。仅属于比布鲁斯首领的泥版就多达67块,属于西顿首领的泥版有10块。这些泥版不仅反映了首领们之间因为水源、草地和其他资源钩心斗角的情景,而且也透露了他们在埃及国王那里争风吃醋的事实,见 W. L. Moran, "Amarna Letters," in D. B. Redford (e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Egypt*, Vol. I,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65.

黎凡特并掠夺当地的人力和自然资源,同时也可以看出,从赫梯去黎凡特相对便捷,而且赫梯人更容易适应那里的地理和文化环境。

随着苏皮鲁流马一世进一步向南扩张,原来处在埃及势力范围内的小国意识到重新选择宗主国的可能性。^① 在他们写给埃及国王的信中,迦南和黎凡特的权贵们报告或抱怨他们处境的危险,请求埃及国王送去补给,派遣步兵尤其是战车。^② 驻扎在上述地区的少量守军无法控制变得越来越险恶的局势。阿穆鲁的首领阿奇鲁给阿肯那顿写信,不仅向埃及国王表忠心,而且承诺及早动身去埃及接受讯问。他的父亲曾经背弃埃及投靠赫梯,甚至试图攻占依然受埃及控制的比布鲁斯,后来被驻扎在比布鲁斯的埃及守军处死。^③ 这些信息都说明,阿肯那顿登基以后并非像多数学者认为的那样,沉迷于宗教冥想,完全放弃了埃及在西亚的利益。毋庸置疑,阿肯那顿把大部分人力和财力投入建设新的都城上,埃及在迦南和黎凡特的控制力自然受到了削弱。

阿肯那顿登基时,苏皮鲁流马一世写信表示祝贺,希望赫梯与埃及之间保持阿蒙荷太普三世在位时期的关系。^④ 他在信中说:“我向你父亲派去许多使者,你的父亲向我提议:‘让我们之间除了友谊别无他物’,我当然欣然接受。所有你父亲向我提出的事,我无一不予以满足。我向你父亲提出的要求,他从未拒绝,他一一满足我。”^⑤ 其他流传下来的文献告诉我们,阿肯那顿在位时期,埃及与赫梯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苏皮鲁流马一世寻找机会向埃及控制地区扩张,阿肯那顿无力保持埃及在黎凡特南部的霸主地位。^⑥ 《阿

① W. J. Murnane, *The Road to Kadesh. 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ttle Reliefs of King Sety I at Karnak*, Chicago: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0, p. 1.

② 因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变得越来越密切,使用一个共同的语言也显得越来越有必要。阿卡德语充当了这一角色,不仅巴比伦国王给埃及国王的信使用阿卡德语,黎凡特地区众多小国的君主们也使用它,甚至埃及国王写给外国统治者的信也只好用阿卡德语。阿卡德语泥版最远传到了今天的塞浦路斯。与之相关联,双语甚至多语对照的文献应运而生,口译人才也找到了用武之地,参见 M. Liverani, *The ancient Near East. History, Society and Econom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 284.

③ A. J. Spalinger, *War in Ancient Egypt. The New Kingdom*, Malden an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p. 161 - 162.

④ W.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114.

⑤ T. R. Bryce, "The Death of Niphururiya and its Aftermath," in *Journal of Egyptian Archaeology*, Vol. 76, 1990, pp. 100 - 102.

⑥ I. Singer, "The Immigration of the First Indo-Europeans into Anatolia Reconsidered," in *Journal of Indo-European Studies*, Vol. 18, 1990, pp. 180 - 181.

玛那书信》多次提到驻扎在比布鲁斯、推罗、西顿等地的埃及士兵。埃及军队在黎凡特内陆作战时，大部分供给是通过这些港口城市运送的。^① 米坦尼保持中立，卡叠什脱离埃及，这两件事使得苏皮鲁流马一世有了进一步向南扩张的欲望，同时为他实现它提供了条件。^② 赫梯人具体的目标是占有今天属于黎巴嫩的贝卡谷地，这个位于卡叠什以南的区域当时被叫作阿姆卡，因为利塔尼河流经，水源充足，土地肥沃。^③

在《阿玛那书信》中，有一封是由卡叠什首领艾塔卡玛写给埃及国王的，他信誓旦旦地声称自己是埃及国王忠实的奴仆，从其他城邦首领写给埃及国王的信中可知，艾塔卡玛不仅是十足的机会主义者，而且还是麻烦制造者。他时而联合另一个城邦攻打第三个城邦，时而劝说其他效忠埃及的城邦首领倒向赫梯。图坦卡蒙统治时期，埃及军队——可能是在霍伦海布的率领下——先后两次试图征服和控制卡叠什，不仅没有达到目的，而且还导致赫梯人加强在黎凡特的军事存在。艾塔卡玛并不想完全投靠赫梯，有时又试图通过接近埃及的方式从赫梯得到更大的好处。^④ 艾塔卡玛最终被自己的亲生儿子谋杀。从一个角度看，这些城邦的首领们像墙头草一样左右摇摆，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并没有掌控自身命运的能力。^⑤

① A. J. Spalinger, *War in Ancient Egypt. The New Kingdom*, Malden and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pp. 162–164.

② 在多封阿玛那书信中，写信人向埃及国王报告了阿姆卡被赫梯军队占领的事情：“卡叠什的首领埃塔卡玛协助赫梯军队烧毁了阿姆卡的许多城市。请我的主过问这事，愿国王我的主派来弓箭手，以便我们夺回属于国王我的主的城市，然后居住在属于国王我的主和我的太阳的城市里。”参见 W. L. Moran, *The Amarna Letters*,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57.

③ L. Bell, “Conflict and Reconciliation in the Ancient Middle East: The Clash of Egyptian and Hittite Chariots in Syria, and the World’s First Peace Treaty between ‘Superpowers’,” in K. A. Raaflaub (ed.), *War and Peace in the Ancient World*, Malden and Oxford: Blackwell, 2007, p. 103.

④ W. J. Murnane, “Kadesh,” in D. B. Redford (e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Egypt*, Vol. 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20.

⑤ 阿姆鲁广义上指今叙利亚中部和南部，自从图特摩斯三世把叙利亚大部纳入埃及的势力范围之后，阿姆鲁逐渐特指奥龙特斯河与黎巴嫩海岸之间的土地。阿姆鲁南边是比布鲁斯，当埃及向外扩张之势强大时，阿姆鲁向埃及纳贡，一旦埃及疏于军事干预，阿姆鲁就设法脱离埃及的控制。阿姆鲁的君主非常清楚，夹在几个大国之间的小城邦完全获得独立不现实，所以要尽早看准风向调整小船的航向，以便在强国之间的竞争中赢得最大的利益。卡叠什和阿姆鲁的君主倒向赫梯一边以后借赫梯之名蚕食那些仍然效忠埃及的众多城邦的土地。从这个角度看，埃及与赫梯之间的决一死战不可避免，见 G. Beckman, *Hittite Diplomatic Texts*, 2nd ed., Atlanta: Scholars Press, 1999, pp. 40–41.

图坦卡蒙在位时,埃及军队将领霍伦海布被封为“王储”和“国王的代理人”两个非常重要的头衔,说明与图坦卡蒙没有血缘关系的霍伦海布获得了继承王位的权利。在霍伦海布建在孟菲斯的坟墓里,可以看到霍伦海布把他从努比亚和黎凡特带回来的战俘献给图坦卡蒙的画面,旁边的文字称,当霍伦海布帅军北上的时候,“他的名字在赫梯人的土地上广为流传”^①。图坦卡蒙去世以后,埃及王宫发生了一件奇案,它不仅改变了埃及的权力格局,而且对埃及与赫梯的双边关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这件非同小可的事,埃及史官只字不提,我们只能从赫梯文献了解事情的大概。一个埃及王后——多数学者认为是图坦卡蒙的王后安赫莎蒙,也有少数人把她视为阿肯那顿的王后奈菲尔提提——给赫梯国王苏皮鲁流马一世写信,^②请求他派一个王子到埃及,以便他成为她的丈夫,从而获得继承埃及王位的权利。^③

守寡的埃及王后向赫梯君主写信求助,我们可以从中窥探到埃及王室内部的权力斗争,从字里行间似乎看得出其激烈程度。我们原来只知道哈特舍普苏特与图特摩斯三世之间有过王位之争。^④赫梯文献让我们看到,在争夺王权过程中失败的一方完全被埃及史官忽略掉,他们被强制性地遗忘了。安赫莎蒙给苏皮鲁流马一世的信一共在四种赫梯文献中被提及,记录苏皮鲁流马一世功绩的泥版上有如下的文字:“埃及君主奈布胡鲁利亚(赫梯文对图坦卡蒙名字的音译)刚刚离世,埃及女王——去世国王的王后——派一个信使到赫梯,(信中)说‘我的丈夫不在了,我没有儿子。听说你有许多儿子。假如你把其中的一个儿子给我,他就可以成为我的丈

① H. D. Schneider, “Horemheb,” in D. B. Redford (e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Egypt*, Vol. 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14.

② 王后的名字为“达哈姆恩祖”,在象形文字中表示“国王的妻子”之意。多数学者认为奈菲尔提提先于阿肯那顿去世,安赫莎蒙长图坦卡蒙两岁,意味着她给赫梯国王写信时年约20岁,参见 V. Parker, “Zur Chronologie des Suppiluliumas I,” in *Altorientalische Forschungen*, Vol. 29, 2002, pp. 48–52.

③ 奈布胡鲁利亚(Nibhururiya)是图坦卡蒙的名字 Nebkheperure 的转写形式,参见 R. Krauss, *Das Ende der Amarnazeit*, Hildesheim: Gerstenberg, 1978, pp. 17–19.

④ 在古埃及修史传统中,关于什么可以载入史册,它们又以什么样的形式和详细程度被后人了解和回忆,有一套严格的原则。英国埃及学家贝恩斯采用中世纪史研究领域的术语“decorum”来形容古埃及的宣传模式,见 J. Baines, *Visual and Written Culture in Ancient Egyp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p. 3.

夫。我绝不会从我的仆人中挑选并让他做我的丈夫。我怕……’我父亲召集大臣们商议（对他们说）：‘我从未碰到过这种事情！’我父亲派宫廷总管哈图萨吉提去埃及（对他说）：‘去把真实的情况搞清楚。他们或许想欺骗我，他们或许有自己的儿子。去把真实的情况搞清楚……’^①

安赫莎蒙试图与赫梯联姻，显然是因为她陷入了内外交困的状态。在国内，因为十多年的宗教改革，王室与原来强大的阿蒙和其他神的祭司集团之间有矛盾。在此期间，两个大臣手中的权力越来越大，其中一个掌握朝廷大权的艾耶；另一个是军队将领霍伦海布。在外交方面，赫梯人趁机蚕食原来属于埃及的土地。在此过程中，起初与埃及争霸（图特摩斯三世和阿蒙荷太普二世在位时期），后来与埃及缔结友好条约并联姻（在图特摩斯四世统治时期）的米坦尼王国被灭掉，在赫梯与埃及之间起到缓冲作用的大国从此不复存在。^② 给赫梯国王写信的安赫莎蒙显然是主和派，她希望与赫梯王室联姻，希望借此缓和两个国家之间的紧张关系；从另一个角度看，埃及王后与赫梯联姻也有借此巩固和强化自身地位和权力的目的。^③

经过很长时间的犹豫和多方了解，苏皮鲁流马一世终于派遣儿子吉南扎远赴埃及。赫梯国王担心的事到底发生了，吉南扎在去埃及的路上被暗杀，估计是驻在迦南的埃及守军所为，而幕后推手应当是霍伦海布。^④ 最终掌握王权的不是安赫莎蒙，也不是霍伦海布，而是艾耶。安赫莎蒙此后便销声匿迹。^⑤ 有一封苏皮鲁流马一世写给新登基的国王艾耶的信得以保存下来，虽然该泥版残缺不全，我们可以从留存的文字中推测，苏皮鲁流马一世谴责埃及人杀害赫梯王子的行为，艾耶完全否认他与此事有任何牵连。^⑥ 我

① H. A. Hoffner Jr., "Deeds of Suppiluliuma," in W. H. Hallo and K. L. Younger Jr. (eds.), *The Context of Scripture*, Vol. I, Leiden: Brill, 1997, p. 190.

② M. Eaton-Krauss, "Tutankhamun," in D. B. Redford (e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Egypt*, Vol. 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452–453.

③ J. Assmann, *Krieg und Frieden im alten Ägypten: Ramses II. und die Schlacht bei Kadesch*, Mannheim: Boehringer Mannheim GmbH, 1983, pp. 16–18.

④ E. H. Cline, "Hittites," in D. B. Redford (e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Egypt*, Vol. 2,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112.

⑤ H. Genz, "Foreign Contacts of the Hittites," in H. Genz and D. P. Mielke (eds.), *Insights into Hittite History and Archaeology*, Leuven: Peeters, 2011, p. 318.

⑥ W. J. Murnane, *The Road to Kadesh. A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Battle Reliefs of King Sety I at Karnak*, Chicago: The Oriental Institute of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90, pp. 25–27.

们无法确认，艾耶只是说他自己与此事无关，还是想说赫梯王子并非死于埃及人之手。^① 不管如何，苏皮鲁流马一世拒绝了艾耶和解的建议，决意为死去的儿子报仇。他命令长子率领军队越过了埃及与赫梯在黎凡特的界限，原来属于埃及的城池被攻破，不少埃及俘虏被带到了赫梯的核心区域。^② 不料，埃及战俘把霍乱病菌带到了赫梯，这场霍乱肆虐了近二十年，苏皮鲁流马一世未能幸免，继位的长子阿尔努宛达二世掌权仅一年也被霍乱夺去了性命。^③ 苏皮鲁流马一世的另外一个儿子穆尔西里二世登上王位。^④ 穆尔西里二世在祈祷文中说：“埃及人惊恐不已（指赫梯向南扩张），便来人向我父亲求情，想让他儿子去统治（埃及）。但是，当我父亲派一个儿子去埃及的时候，他们谋杀了他。我父亲愤怒至极，带领军队去攻打埃及，消灭了埃及军队和战车。”^⑤ 按照穆尔西里二世的解释，他的父亲完全是出于好心答应了埃及王后的请求，因为他有一颗善良的心，^⑥ 不过赫梯军队占领属于埃及的土地显然是违背了神的意愿。^⑦ 穆尔西里二世把赫梯人违约与他们遭受霍乱联系在一起，个人、群体或国家遭受的厄运在这里被解释为神的惩罚，已故的国王显然与后来国家遭受的灾难有关联。^⑧ 询问神谕的结果是，苏皮鲁流马一世的罪过有三项，一是他谋杀了合法的王位继承人图塔里亚二世，并篡夺了王权；二是撕毁了与埃及签订的和平

① 法国学者加博尔德认为，赫梯王子顺利到达了埃及，并登上王位，他的埃及名就是斯蒙卡瑞，见 M. Gabolde, *D' Akhenaton à Toutânkhamon*, Lyon: Institut d' archéologie et d' histoire de l' antiquité, 1998, pp. 187 - 189。他的观点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斯蒙卡瑞的在位时间早于图坦卡蒙，因此有必要把奈菲尔提提视为写信的埃及王后；如果赫梯王子没有死，苏皮鲁流马一世的责难又从何而来？

② T. R. Bryce, *The Kingdom of the Hittite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83.

③ B. J. Collins, *The Hittites and their World*,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7, p. 49。埃及文献称此霍乱为“迦南疾病”，见 H. Klengel, “Problems in Hittite History, Solved and Unsolved,” in K. Aslihan and H. A. Hoffner Jr. (eds.), *Recent Developments in Hittite Archaeology and History*, Winona Lake: Eisenbrauns, 2002, p. 106。

④ O. Goelet, “Shuppiluliumas,” in D. B. Redford (ed.), *The Oxford Encyclopedia of Ancient Egypt*, Vol. III,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p. 286.

⑤ I. Singer, *Hittite Prayers*,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2, p. 58.

⑥ T. R. Bryce, *The Kingdom of the Hittites*,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181.

⑦ H. Güterbock, “The Deeds of Suppiluliuma as told by his Son, Mursili II.,” in *Journal of Cuneiform Studies*, Vol. 10, 1956, p. 98.

⑧ I. Singer, *Hittite Prayers*,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02, p. 10; I. Singer, *The Calm before the Storm*, Atlanta: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2011, p. 472.